

探寻中东风险的真相

2018 年，中东真正的风险将在出乎意料之处出现

在世界上最复杂的地区之一寻求真相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讨论该地区老生常谈的问题并对比以下概念：逊尼派和什叶派；民主和专制；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青年与失业；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然而，商界领袖在辨别并避免那些最有可能在 2018 年扰乱中东业务的问题时，其视野不应局限于这些吸引眼球但过于简单化的问题。

过去一年，两个区域大国之间决定中东未来走向的唇枪舌战不断升级，沙特一方尤甚。但是，鉴于其对金融和人道主义可能造成的巨大破坏，伊朗和沙特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此外，两国都正专注于国内经济复兴的重大计划，任何冲突都将使这些计划付诸东流。

2018 年的沙特阿拉伯

2018 年对于沙特阿拉伯而言将是历史性的一年。女性将首次被允许驾驶车辆，电影院也将在被关闭数十年后重新开张。但是，投资者和分析师们开始质疑王储默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 bin Abd al-Aziz Al Saud，MbS）是否推进过快，他致力改革的雄心壮志可能颠覆沙特的社会与经济秩序。

政府似乎承认有必要放缓某些领域的变革脚步。经济在这一年不进反退，政策制定者现在不得不将达成预算平衡的目标日期推迟，同时放缓取消补助的速度（虽然天然气价格预计在 2018 年下降 80%）。仍然没有迹象表明，默罕默德·本·萨勒曼会对他设置的变革进程改弦更张。

投资者应密切关注沙特，特别是中期风险，而非迫在眉睫的不稳定形势和争端。

短期内，默罕默德·本·萨勒曼已经有效而无情地战胜了他在 Al Saud 家族的竞争对手。同时，他还打击伊斯兰主义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以压制反对的声音。官方的宗教建制派是软弱的，经济将继续低迷，但在历史上很少对经济与社会问题不满的沙特人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遭受财政紧张的切肤之痛。

相反，2018 年是对政府兑现改革承诺能力的考验。私有化已经提上了日程，政府将开启现金援助项目以帮助低收入人群，私人部门将获得政府发放的激励资金并期望这能增加工作岗位并带动经济增长。

因此，沙特王国可能会在 2018 年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最初的小成就可能掩盖这些成功急需扩大的事实。迅速成长的年轻人将在来年等待工作机会，但不会永远等待。当下被默罕默德·本·萨勒曼的社会改革宣传所压制的社会保守主义者终将找到无数借口来证明社会价值正在被侵蚀，并发动反对派集会。被腐败调查恐吓的富有的沙特人会源源不断地将他们的财产转移出国。同时，默罕默德·本·萨勒曼在王室中树敌无数，虽然这些对手如今没有能力或意愿反抗他，但无疑都非常乐意取代他。

默罕默德·本·萨勒曼因此需要展现持续的更多成功决策以确保他相对不满者和反对派的优势，否则后者就会迎头赶上。此外，他还将继续面对一个处于危机中的中东地区。

在外部事务方面，观察者应该预期看到默罕默德在处理国内事务时的相通之处。在外交事务的决策中，默罕默德被证明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冒险家，即使有时会招致国际谴责，他也愿意尝试大胆的策略。即便是与默罕默德在许多事情上保持一致的特朗普政府都开始对他的这些争议行为表露出失望。但是，默罕默德的动力源自这样一种观念，伊朗正在试图主导地区事务，而沙特王国传统的外交政策无法应对这一威胁。我们很有可能在 2018 年见到更加坚定的沙特外交政策以及在也门和卡塔尔问题上坚决的态度。国内外政策中的失误或许不会在 2018 年对沙特王国造成伤害，但这将使 2019 年之后的日子变得更具挑战性。

2018 年不安全态势的真正来源

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对地区影响力的争夺仍将是地区事态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伊朗在地区事务的直接和间接参与是引发海湾国家担忧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也门到黎巴嫩，海湾国家通过强硬手段和软实力用实际行动对此作出了回应。这种竞争将继续以间接而非面对面的形式进行。在其他几乎所有触发地区动荡的问题中，都能找到上述临近爆发的敌对状态。其中最突出的是黎巴嫩、伊拉克和也门。

黎巴嫩



以色列和黎巴嫩是这个地区反伊朗同盟的焦点。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什叶派真主党运动和以色列长期都将彼此视为死敌，这种紧张关系正在不断升级。真主党开始在黎巴嫩南部建造武器工厂，制造能使其有效在以色列境内实施打击的武器。当以色列毫不犹豫地当真主党在叙利亚的武器运输队发动空袭时，他一定知道，在黎巴嫩采取相似的先发制人策略必将引发什叶派运动的报复性袭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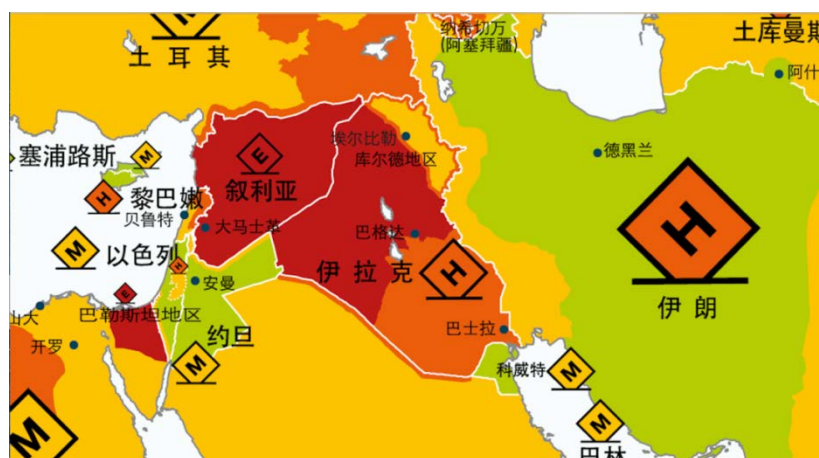
当下，真主党正专注于参与叙利亚事务。如果这个情况延续，加之以色列正密切关注建造中的武器工厂，对以色列来说情况将陷于僵局。但是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影响力却在随着他们将伊斯兰国赶出国土而提升，这是黎巴嫩政府所不能做到的。随着叙利亚冲突走向尾声，真主党将把其财力和军力转向本国。其在黎巴嫩增加的财力和人力投入意味着与以色列间冲突风险的增加，这部分是由于以色列将其视为死敌伊朗的代理人。

捍卫以色列及黎巴嫩本国利益的反伊朗情绪交织在一起，并通过对黎巴嫩政治的不断干涉表现出来。近日，沙特阿拉伯对黎巴嫩内政进行了干涉，尤其是黎巴嫩总理哈里里（Saad Hariri）于2017年11月意外提出辞职并且在一个月后撤销辞职决定。为了剥夺哈里里赋予真主党的虚有其表的合法性，并将其影响力彻底清除出政府，沙特王国似乎准备不再支持哈里里政府。

同时，美国总统将耶路撒冷视为以色列首都的公开主张所带来的明确反伊朗情绪鼓舞了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但对伊朗的敌对情绪并不来自美国。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对于伊朗共同的担忧促使他们召开闭门会谈以商讨如何相互协调以应对真主党的威胁。黎巴嫩已经成为地区反伊朗斗争的焦点。

虽然强敌环伺，但由于真主党长期在邻国叙利亚参与对抗伊斯兰国的斗争，其在黎巴嫩国内获得了巨大的支持。任何真主党和以色列间的冲突都可能立即升级为战争，虽然这种冲突会被限制在较小的地理范围内，但可以确定的是，两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都会遭到破坏，更不用说投资者对于这一地区的信心。

伊拉克



2018年，伊拉克的稳定与安全仍将接受考验。过去10年中，库尔德地区政府和联邦政府的紧张关系一直是伊拉克政治的主要问题，但是2017年9月独立公投以及之后库尔德斯坦长期以来的总统马苏德·巴尔扎尼（Massoud Barzani）宣布辞职已将这一紧张关系演变为动乱。一旦伊拉克安全局势有所缓和，联邦政府和库尔德武装部队发生冲突的风险将上升，因为双方都想向争议领土施加自己的影响和控制权。但是，库尔德斯坦内部关于如何最好地利用公投结果存在分歧，这增加了库尔德内部派系之间产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伊斯兰国将利用这些冲突和动乱，对安全部队加强袭击，从而达到离间原本一致打击他们的各团体的目的。

库尔德问题的出现恰逢越来越多的国家欲对伊拉克政府施加影响力。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和军事建议无疑在打击伊斯兰国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而巩固了伊朗在该国更广泛的政治影响力。阿联酋和沙特已开展与伊拉克的外交接触来加强他们的影响力。美国已经明确要求伊朗民兵组织在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结束后撤出该国。由于伊拉克会以某种方式寻求各国的经济或安全支持，它不太可能疏远任何一个国家。

更重要的是，公投将继续转移政府对重建工作的注意力和资源，因为双方的谈判以及与外部因素的博弈将成为各候选人在2018年5月举行的联邦和地区选举前定位自己的一种方式。在双方政府都宣称有主权的区域，当局可能寻求不同方式来加强各自的权威，这将使管理这些区域商业运营的法规与合同存有疑问。同时，也使在伊拉克运营的企业面临更加繁琐的法规和程序，增加合规和运营成本，并阻碍了国家为刺激经济增长和支持重建工作而吸引外国投资的努力。

阿曼



领导人的继承和接替一直以来都是海湾地区的一大风险。领导人的变化几乎总是在许多其他层面造成影响，包括各部长的任免，国家财政开支，外交政策的重心和当地企业的命运。而这种风险在如今的阿曼倍加严峻，因为苏丹卡布斯·本·赛义德（Sultan Qaboos bin Said Al Said）独揽决策大权，而且没有任何明确的接班人。由于近日与海合会以及其他海湾国家的关系恶化，阿曼的下一任政权接替可能对该国的外交政策和更广泛的地区平衡造成巨大的影响。

卡布斯苏丹已经统治了阿曼 47 年，由于为该国带来了令人瞩目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而在国内外受到尊重。阿曼长期以来在许多议题上的中立立场使得他在地区以及地缘政治事务中扮演重要的中间人角色，比如，卡布斯成功地平衡了海合会国家、伊朗和西方的议程。然而，随着苏丹身体状况的日益恶化，究竟谁会接替 76 岁高龄的卡布斯成为阿曼领导人尚不明朗。

无论谁成为阿曼的新任领导人，他都将面对油价的持续走低导致的国家财政状况的恶化，他在群众中的合法性以及执政经验也难以和现任相提并论。阿曼将越来越需要外国投资者来帮助他们振兴经济，毫无疑问，有许多国家会寻求对其的政治影响力以作为经济支持的回报。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已经悄悄地向阿曼施压，希望它能毅然地投入他们政治与经济的怀抱中。这种举动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当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于 2017 年 6 月切断了与卡塔尔的外交联系并限制与该国商品与人员流动后，阿曼已经成为向多哈转运和输送物资与人员的唯一枢纽。卡塔尔不想失去阿曼这个政治与经济上的盟友，伊朗也不会对此袖手旁观。

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阿曼的不稳定将为邻国也门的好战分子向该国渗透提供可乘之机，理论上也会对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造成威胁——这使得阿曼的继任领导人面临的问题比人们想象的更严重。

缺席的仲裁者

当中东传统的仲裁者美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参与程度越来越低，所有的上述风险与事件将在同一时间接踵而至。表面上来看却恰恰相反。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沙特作为他外出访问的第一站。他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 (Jared Kushner) 与中东地区其他年轻的政治掮客建立了关系。而且美国也加大了军事打击地区好战组织的力度，包括对也门和利比亚的无人机空袭和向伊朗以及叙利亚增派地面部队。

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 (Rex Tillerson) 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的外交胜利。他们既没有使各方在卡塔尔冲突上达成妥协，同样也没有阻止库尔德地方政府在独立公投中更进一步。通过公开主张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特朗普政府与内塔尼亚胡间的亲密关系使得原本就已经非常惨淡的巴以和平谈判前景更加黯淡，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也愈发紧张。由于在区域内斡旋妥协的人物有限，中东的症结基本难以在 2018 年解开。因此，对投资者和企业而言，为任何可能影响他们商业运营的事件和议题做好预案是 2018 年的首要任务。



微信扫一扫，欢迎关注化险集团微信公众号